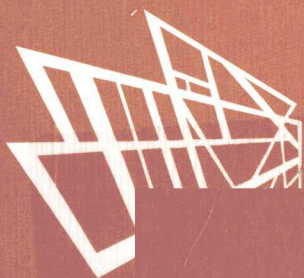


# 给青年艺术家的信

蒋勋



# 给青年艺术家的信

蒋勋 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给青年艺术家的信 / 蒋勋著. — 北京 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2.10

(中学图书馆文库)

ISBN 978-7-108-04182-1

I. ①给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书信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78654号

责任编辑 张 荷 薛松奎

装帧设计 崔建华

责任印制 徐 方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 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年10月北京第1版

201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4.375

字 数 72千字

印 数 00,001—10,000册

定 价 23.00元

## 写在前面

蒋勋，美学家、画家、作家。1947年生，福建长乐人。毕业于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系和艺术研究所，后留学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。曾任《雄狮》美术月刊主编、东海大学美术系主任，台湾联合文学社社长。蒋勋是位高产而涉猎广泛的作家，著有小说、散文、艺术史、美学论述作品数十种，诸如《中国美术史》、《西洋美术史》、《艺术概论》、《少年中国》、《母亲》、《情不自禁》、《因为孤独的缘故》等。由于他的写作风格清丽流畅，受到各界广泛好评。蒋勋也是画家，研究中国美术史，也长于中国水墨画。作画的经验，促使其对中国古代画作的审美有了新的认识。

蒋勋青年时曾师从陈映真，又受亚弦推介，走上文学之路。进入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戏剧系，后又攻读历史系。戏剧系的训练和对艺术的热爱，为他在日后从事艺术审美与普及工作奠定了基

础；而史学的训练，使得他对艺术的热爱转向更为理性、客观的研究。巴黎的留学生涯，他以研究19世纪法国自新古典主义至印象派阶段的绘画为主，并研修音乐史、戏剧史、文学史、社会史，同时，在西班牙、意大利、荷兰、德国、瑞士、英国、希腊等地的游历，接受了西方美学的熏陶。这些积淀，使得他能将东西方文化融会在一起，并显现出不同凡俗的理解与见地。

《给青年艺术家的信》是蒋勋以书信形式，传递他对艺术的理解。全书共收入十封信，蒋勋独辟蹊径地从味觉、嗅觉、视觉、触觉、听觉这些人体感官功能出发，充分利用每个人身上的本能，自然地感受气味、重量、质地、形状和颜色，亦即全身心、全方位地感受艺术。无论是绘画还是音乐，无论是诗歌还是舞蹈，艺术就是生活，生活又充满了艺术。

蒋勋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：

我何其幸运，可以听到美的声音，那些鸟雀的啁啾，那些蛙鸣，那些昆虫欣悦的叫声，那些涨潮与退潮时回荡的水流静静的声音。

我何其幸运，可以看到美的事物，看到一朵野姜花在湿润的空气里慢慢绽放，看到天空上行走散步的云一绺一绺舒卷的缓慢悠闲，看到你眼瞳中充满美的渴望时

的亮光。

我何其幸运，可以嗅闻到一整个季节新开的桂花悠长沁人心脾的芬芳，可以嗅到整片广阔草原飞腾起来的泥土和草的活泼气息，可以走进结满柠檬的园子，闭上眼睛，嗅闻果实熟透的欢欣热烈的气味。

我何其幸运，可以触摸一片树叶如此细密的纹理，可以触摸一片退潮后的沙滩，可以抚摸心爱的人如春天新草一般的头发。

我何其幸运，可以品味生命的各种滋味，在一口浓酒里，回忆生命的苦涩、辛酸、甘甜，也在一杯淡淡的春茶里，知道生命可以如此一清如水，没有牵连纠缠。

年轻朋友，即使你不是艺术家，也可以打开视觉，开启听觉，用你的全部身心感受这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艺术之美，发现并感受到这些美，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绚烂。“美在理性的边缘，使我们冥想，使我们可以凭借一点心事，飞向尚未被科学证明的辽广领域”。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部

2012年5月

# 目 录

第一封信	南方的海 .....	1
第二封信	故乡与童年的气味 .....	13
第三封信	空 .....	26
第四封信	La vie est d'ailleurs .....	39
第五封信	Andrei Rublev .....	52
第六封信	苦 .....	65
第七封信	童年的声音 .....	79
第八封信	金石丝竹匏土革木 .....	91
第九封信	山色有无中 .....	104
第十封信	烛光 .....	116

## 第一封信 南方的海

丫民：

我收到你的信，知道你去了南方。

你信中提到空气里海的气味，使我想起了昆布、海藻、贝壳、牡蛎或鱼族身上鳞片和湿滑的黏液。当然，还有盐，潮湿的、在空气里就饱含着的盐的气味，使一阵阵吹来的风，像一匹垂挂在空中飞不起来的、沉重的布，沉甸甸的，可以拧出盐来。

你说，闭起眼睛，就能闻到风里带来一阵一阵海的味道。

我想象着你的样子，闭起眼睛，深深吸一口气。深深吸一口气，鼻腔里都是海的气味。喉管里也是，那气味逐渐在肺叶里扩张，充满肺叶里每一个小小的空囊，每一个空囊都因此涨满了，像许多小小的海的气泡。气泡上上下下浮动，像海浪一样汹涌澎湃着。



丫民，气味是什么？是空气里最细微最小的存在吗？

我张开眼睛，看不见气味；我伸出手去抓，也抓不到气味。

但是，气味确实存在，散布在空气的微粒中，无所不在。

我们常常被不同的气味包围着。

如果在南方，你就会被海洋的气味包围了。

我相信，你还没有看见海，还没有听见海，那一阵阵的海的气味就袭来了。

气味无所不在，气味也无远弗届。

你觉察到了吗？动物的嗅觉非常敏锐，它们似乎常常依靠嗅觉里的气味找到食物，也常常依靠嗅觉里的气味警觉到危险。你看那在街上流窜的狗，总是在街角和电线杆下嗅来嗅去。有人告诉我，狗在它跑过的地方便溺，是在留下身体的气味，用这些散布的气味，连结成自己的势力范围。这个故事使我想了很久，人类的势力范围，从个人，到家庭，到国家，也都有防卫的边界。用围墙、瞭望站、堡垒、铁丝网、各种武器和警报系统，多是视觉上可见的边界。狗的边界竟是嗅觉的边界吗？在生物的世界，还有物种是依赖嗅觉存活与防卫自己的吗？

小时候常蹲在地上看昆虫，昆虫来来去去，有一种敏捷，像蚂蚁，好像有一种嗅觉的准确，好像靠气味沟通，连成一条浩荡的行

列，组织成严密的结构。只是我一直很遗憾，对它们气味的世界所知甚少，我却也因此开始审视许多动物身上存留的敏锐的嗅觉经验。

你记得五代人画的一幅“丹枫呦鹿”图吗？在一片秋深的枫林里，一头大角麋鹿，昂首站立，它似乎觉察到空气里存在着不是同类的体嗅。它在空气中辨认那气味，逐渐靠近，越来越浓，越来越确定。可能是一头花豹的气味，远远就在空气中传出了警讯，使麋鹿可以朝不同的方向奔逃。

麋鹿依靠空中散布的气味，判断危险的存在，远比它听到或看到的更早。嗅觉发布的警告，往往在听觉视觉之前，当然，也更在触觉与味觉之前。

嗅觉仿佛是最不具体的感觉，气味是最不具体的存在。但是，却是最机警的感官，也是最纤细的存在。

对许多家庭来说，蟑螂和老鼠是最头痛的东西，食物怎么储藏，好像都会被它们找到，但是也不得不佩服，这些动物嗅觉的敏锐。我在想，我们还有多少用嗅觉寻找物件的能力？

丫民，我想象着你在海洋的气味里沉迷陶醉的模样。

海里除了盐的咸味，还有一种腥味。

盐的咸味接近味觉，但不是味觉，不是经由口腔味蕾感受到

的咸，是空气里潮湿的水分中饱含的咸。

腥，好像比较难理解。

我想象，腥是许许多多大海里死去的鱼类、贝类、海藻类的尸体的气味的总和吧？

我去过一些渔港，刚捕捞上来的新鲜的鱼，带着一种活泼生猛的气味，和腥味不同。腥味好像是死去已久的鱼的尸体在空气中持久不肯散去的忧伤怨愤。

一片大海里，有多少死去的鱼的尸体？分解了，被腐蚀了，化成很小的部分，还会被虾蟹啄食，被虫豸吸吮。最后，没有什么会被看见，好像消逝得干干净净，但是，气味却还存在，气味弥漫着，好像证明那存在没有消失，反而更强烈。

气味是生命最后，也是最持久的坚持吗？

所以，丫民，你闻嗅到的海洋的气味，是多么古老的记忆。

是的，空气里嗅觉的记忆，人类的语言和文字最难以描写的一种感官，却这么真实地存在着。

古老的埃及人，很早就使用了香料。从植物中提炼的香精，用小瓶子储存着，女人们盛装时，把特别设计的小瓶子藏在发髻中，便一直散发着使男人察觉、却找不到来源的气味。

气味好像与本能的记忆有关。

许多动物是靠着气味寻找交配的对象。

因为肉体上一种特殊的性腺的分泌，使雌雄动物有了欲望，有了发情与交配的季节。

在视觉和听觉的选择都还不强烈的时期，人类是否也曾经像动物一样，依靠嗅觉寻找交配的伴侣？

在路上，看到猫狗相遇，注意到它们总是习惯性地嗅闻彼此的下体，辨识交配的对象。

人类也有过那样的阶段吗？

嗅觉是更贴近原始本能的记忆吗？

丫民，我闭着眼睛，回溯向自己嗅觉最初记忆的深处。

我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在母亲的子宫内成了胚胎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，那细小的胚胎有了感觉。我的视觉、听觉、味觉，都还在懵懂中，一切混沌暧昧，那时，我是否能够嗅到什么？

我最早的嗅觉，是母亲的身体吗？

我好像浮游在水中，我已经有了触觉吗？

丫民，我都不确定，我只是想模仿你，闭起眼睛，像一个包围在海洋中的胎儿，用那样真实的方式去感受海，感觉外面的世界。

是的，我最初嗅觉的记忆，是母亲的身体。

我是母亲哺乳的。我常常在嗅觉里寻找母亲身体的记忆。我吸吮母乳时，眼睛是闭着的，我感觉到母亲厚实沉稳的胸脯，微微呼吸的韵律；我感觉到母亲的体温，像暖暖的洋流，一波一波袭来；这些触觉的记忆，一直非常清楚。但是，有一些记忆，不那么具体，好像是一种气味，我可以闭着眼睛，完全放心，相信母亲这么近，我被一种难以形容的气味包围着，是母亲身体的气味。

大了以后，我跟母亲很亲。母亲常笑我，说我吃完了奶，安心趴在她胸前睡着了，睡得香甜，但是，母亲把我递给别人，一换手，我即刻警觉了，便大哭起来。

所以，母亲身体的气味不正是很具体的吗？

母亲又说，我长到很大，断了奶，却还是要在手中攥着一块擦奶的布，才能安稳睡着，布一抽掉，便又惊醒了。

母亲的身体在我嗅觉里的记忆如此持久吗？

初生的动物，总是用口鼻钻在母体怀中索乳，眼睛是闭着的。

丫民，是不是我们的视觉用得太多了，总是用眼睛看，遗忘了，也忽略了视觉之前，许多更原始的感官。

我在印度的文化里，感觉到许多嗅觉的开启。

印度教的寺庙总是充满了气味。燃烧的各种香木粉末的气

味，热带浓郁的花香的气味，从鼻腔冲进，好像冲上脑门，把逻辑理性的思维都赶走了，视觉便有些恍惚迷离起来。

好像只要视觉一恍惚，原始官能细微的末梢，便纤细地蠕动起来。喝了酒，或陶醉在官能里的人，好像总是眯着眼，视觉也总是模糊朦胧的。视觉是通向理性的窗口吗？关闭了视觉这一扇窗，我们就可以找回潜藏的原始官能了。

印度教寺庙里热带的香料、香花、熟透的果实，好像是一种催眠，使人摇荡着进入一个被嗅觉气体弥漫的感官世界。

我去过印度的鹿野苑，佛陀第一次说法的城市，靠近恒河，我走到河边，路的两边，有些微火光，我走近看，是构木成床架，燃烧尸体。尸体四周，布满供奉的香花。木柴噼噼啪啪，火光跳跃，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气味，肉体腐烂的气味，油脂燃烧的气味，花的浓郁的甜香，混杂着毛发皮肤的焦苦的气味。

我闭着眼睛，静静站立，丫民，我觉得第一次嗅到生死的气味，这么真实，所有生存过的欲望，变成花香，柴火的干烈，肉体里的油脂、毛发、皮肤，随着火光，化成烟灰，多么复杂的气味啊！

所有的生命，不论如何存在过，最后都变成一种气味吧，停在空气中，久久不会散去。

气味消失，大概就真的消失了吧！

所以，我这么沉溺在一些气味里，是因为惧怕消失吗？

在母亲临终的床前，我把她的身体抱在怀中，我俯在她耳旁，念诵《金刚经》：“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”我好像要安慰母亲，没有什么是永恒存在的。但是，丫民，在那一刹那，母亲忽然变成一种气味，包围着我，充满着我。

她没有消失，她转换成非常小的一种我看不到、摸不着的存在，变成了无所不存在的气味，随我走去天涯海角。

好像，最贴近我们记忆底层的感觉，常常是嗅觉，像母亲，像生死，像故乡。

什么是故乡的气味？

丫民，我说的故乡，并不是国家，国家是没有气味的，但是，故乡常常是一种气味，一种忘不掉的气味。

我相信故乡的气味是很具体的。

我记得的是家门口青草地上鹅粪和鸭粪的气味。夏天午后，被晒得炙热的土地，忽然被一阵暴雨激扬起来的尘土的气味，灰扑扑、带着温度的气味。台风过后，一条大河里漂来的冬瓜清新的气味，尸体胀满的死猪肉体的气味。我一闭起眼睛，那些气味就活跃了起来。

家门口有一口瓮，家家户户都把剩下的菜饭倒进去。傍晚时分，收集猪食的人，推着板车，把瓮里的菜饭倒进大桶里。大桶满了，摇摇晃晃，空气中便弥漫起许多食物馊酸复杂的气味，好像吃饱了以后，打了一个嗝，从胃里释放出来的热乎乎的气味。

下午市场收摊以后，我走过空空的、一个接一个的摊位。砧板上留着死去猪肉的味道，一点残存的血腥的味道，招来一群苍蝇。其实用视觉看，看不见什么，并没有血迹，所以，昆虫是比我们的嗅觉更敏锐的吗？

我眯着眼睛，走过去，鱼贩的味道很明显，好像那些虾、蟹、蚌、牡蛎、乌贼都还在。都变成看不见的魂魄，散布在空中。

还有青葱的气味，蒜的气味，姜的辛烈的气味，我停了一会儿，空气中停留着九层塔的气味，芫荽的气味，萝卜的气味，以及藕根的气味，很淡、很悠长的藕香，对自己的存在非常自在从容的气味。

在收摊以后的市场，那些气味，停留在空中，好像彼此对话，好像记忆着、论辩着它们曾经存在过的肉体，然而肉体已经消逝了，肉体已经一一升华成了气味。

丫民，我在想，有一天，我的肉体消失了，我会存留下一种气味吗？会是什么样的气味呢？



我童年的故乡有淡水河和基隆河，两条河流的气味，河岸边泥泞的气味，林投树和榄仁树的气味，密密的林木里，吊着的猫狗尸体的气味，招潮蟹一坑一坑洞穴潮湿郁闷的气味。

台风来临之前，空气里特别沉静的气味；我一路走过，田埂上有新蜕去的蛇皮的气味，有泥鳅和鳝鱼黏滑的气味。

一种紫色的豌豆花在竹架上绽放的气味，含笑在正午时浓郁不散的甜甜的香气。跟茉莉不一样，茉莉好像更远、更淡，在脚跟下回旋，若有若无的气味。

丫民，篱笆边种了一排扶桑，绿色茂密的叶子，花很红，像一种喇叭形的吊钟。我喜欢把鼻子凑近花芯里，深深吸一口气，甜熟的气味，即刻沁入鼻腔。

故乡的记忆，是那么多挥之不去的气味，交错着，一点也不杂乱，好像归在记忆档案里的资料，一点都没有遗漏，随时一按钮，就一一出现了。

我第一次离开故乡，忽然发现周遭的气味变了，好像时差一样，故乡的气味，也会在夜里忽然醒来。在异地的夜晚，以为沉睡了，以为遗忘了，那气味却忽然浮起，使你无眠。

原来，乡愁也是一种气味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在睡梦中，忽然会嗅到一种呛鼻的味道。